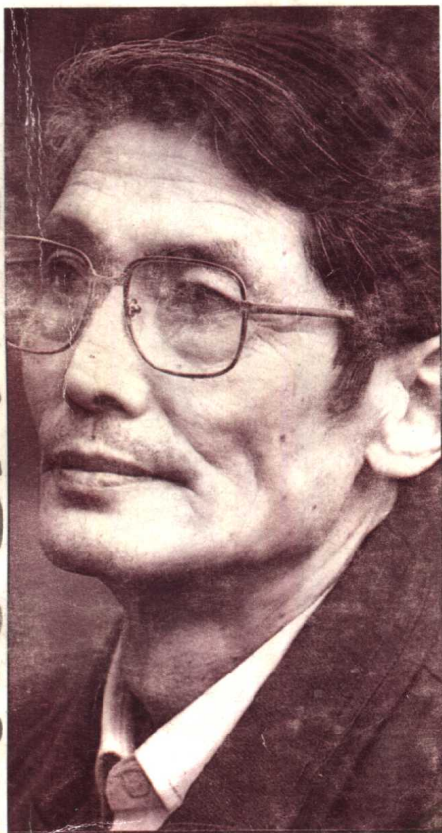


# 人之窝

陆文夫 著

小说界文库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陆文夫

XiaoShuoJie Wenku

168592

12475  
7505

人之窝  
陆文夫著

小说界文库 / 长篇小说系列 / 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:张 森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人 之 窝

陆文夫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5.875 插页2 字数362,000

1995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 24,001—30,000册

ISBN 7-5321-1400-7/I·1104 定价: 17.7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十年磨一剑。著名作家陆文夫素以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，现经多年孕育，他的长篇新作《人之窝》终于面世。

小说通过许家大宅院的历史变迁，反映了一群青年学子的人生历程。作品分上下两部。上部写到许家后裔许达伟和他的一些同窗好友，为躲避迫害而撤出大宅院告一段落。下部的故事情节以一条伏线延伸到“文革”时期，主要人物的活动舞台依然是许家大宅院，最后因“文革”动乱而流落他乡。

这部作品，选材独特，涵盖丰富的社会内容。作者擅长正面白描和侧面刻画等多样艺术手法，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。融社会动荡于大宅院“内乱”之中，写得情景交融，鞭辟入里，发人深省，具有浓郁的姑苏风格。

小说在《小说界》全文发表后，即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注目。现经作者修订后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## 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江曾培  
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 
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 
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 
魏心宏

## 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# 目 录

## 上 部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许家大院子.....   | (3)   |
| 第 二 回   | 许家大少爷.....   | (7)   |
| 第 三 回   | 蜗牛的硬壳 .....  | (12)  |
| 第 四 回   | 寒士俱欢颜 .....  | (16)  |
| 第 五 回   | 砸开了牢房 .....  | (22)  |
| 第 六 回   | 吃是第一位 .....  | (27)  |
| 第 七 回   | 乡下的阿妹 .....  | (32)  |
| 第 八 回   | 暗中的骚动 .....  | (38)  |
| 第 九 回   | 舞会上的皇后 ..... | (46)  |
| 第 十 回   | 盈盈丝竹声 .....  | (56)  |
| 第 十 一 回 | 无事莫凭栏 .....  | (62)  |
| 第 十 二 回 | 不掺水的爱情 ..... | (71)  |
| 第 十 三 回 | 阿哥与阿妹 .....  | (81)  |
| 第 十 四 回 | 美貌与成功 .....  | (93)  |
| 第 十 五 回 | 城头明月光.....   | (100) |
| 第 十 六 回 | 跟你走天涯.....   | (106) |
| 第 十 七 回 | 造人的勾当.....   | (115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回  | 军官、吉普、女郎····· | (123) |
| 第十九回  | 情不可偷·····     | (135) |
| 第二十回  | 先有黄金屋·····    | (145) |
| 第二十一回 | 第三十七计·····    | (156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女神的骚动·····    | (164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浪漫的代价·····    | (172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永记着初恋·····    | (181) |
| 第二十五回 | 良宵苦短·····     | (19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八面来风·····     | (197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刀是有用的·····    | (207) |
| 第二十八回 | 一波又起·····     | (220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欲海通鉴·····     | (228) |
| 第三十回  | 人海揭秘·····     | (233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最后的晚餐·····    | (242) |

## 下 部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燕归来·····   | (251) |
| 第二回 | 似曾相识·····  | (262) |
| 第三回 | 出头之日·····  | (272) |
| 第四回 | 林阿五·····   | (280) |
| 第五回 | 唾手可得·····  | (286) |
| 第六回 | 大院之战·····  | (293) |
| 第七回 | 把酒胡言·····  | (299) |
| 第八回 | 千秋功过·····  | (310) |
| 第九回 | 朱品和阿妹····· | (319) |
| 第十回 | 痴情的阿妹····· | (328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 | 反戈一击·····     | (338) |
| 第十二回  | 永远倒霉的胖阿嫂····· | (345) |
| 第十三回  | 故技重演·····     | (354) |
| 第十四回  | 还是她倒霉·····    | (368) |
| 第十五回  | 又生一计·····     | (376) |
| 第十六回  | 长夜难眠·····     | (383) |
| 第十七回  | 在劫难逃·····     | (389) |
| 第十八回  | 黄雀在后·····     | (396) |
| 第十九回  | 百转千回·····     | (408) |
| 第二十回  | 无毒不丈夫·····    | (418) |
| 第二十一回 | 战地鸳鸯·····     | (429) |
| 第二十二回 | 一言九鼎·····     | (436) |
| 第二十三回 | 祸兮福兮·····     | (447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同林鸟·····      | (455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无壳的蜗牛·····    | (463) |
| 第二十六回 | 人生三昧·····     | (473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生生不息·····     | (481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又送许家大少爷·····  | (490) |

# 上 部



## 第一回 许家大院子

有一点无可置疑，我们高贵的祖先是没房子的，他们或是盘在树上，或是钻进洞里，倒也省力。不过，上树或钻洞总是不大舒服，也非长久之计，因为人口越来越多，树木越来越少，洞穴也不是到处都有的。于是，亿万年间人类为了房子便进行着惊心动魄、无声无息的世界大战。日以继夜、夜以继日、子子孙孙、永不停息。有的用劳动，有的用智慧，有的用权力，把那房子越弄越多，越弄越美，越弄越舒适方便。呕心沥血啊！从三间平房到摩天大楼，从十分简陋的茅屋到豪华的宫殿，拥有一座房子都是一场战斗，不管你是自己造的、花钱买的，或是挖空心思分到手的。不信？你可以去体会体会。

我活了半个多世纪，作为有巢氏的子孙对于房子当然有所体会。不过，我的体会不如我的老友许达伟，他体会得比我深，比我透。他从有房子到没房子，从没房子到有房子，从有大房子到有小房子，从小房子到大房子，又到没房子。三百六十度，全景式的。这番话说起来好像绕口令，可那人生的酸、甜、苦、辣却全在里面。

许达伟生下来便有房子，而且有数不清的房子。所谓数不

清是我未能数清。我和许达伟是转弯抹角的姨表兄弟，他的母亲是我的姨妈的结拜姐妹。我在苏州无立锥之地，所以在他家寄住了五六年。五六年间我弄不清他家有多少房子，更不清楚有多少平方米的建筑面积，多少平方米的使用面积，这些概念对许家大院都是不适用的。

我只记得许家的大门是在前远巷，后门是在藏书里，左面是穿珠弄，右面是百丈街，两边的围墙高三丈，长约三百五十米，许家大院就在这么一个正方形的院墙里。高墙深院里是一片黑压压的大屋面，小天井，风火墙耸立东西，谁能弄得清有多少使用面积，多少建筑面积？

严格地讲，许家大院的面积还不止这么一点，后门外藏书里内还有一个大门堂，那里是许家的祠堂。祠堂的后面是花园，园子的面积和住宅的面积差不多，里面有亭台楼阁，假山，曲桥，荷池。还有什么厅，什么室，什么斋，什么轩，高低参差错落有致一大片。不过，那祠堂早就被什么机构侵占，花园也被几个当官儿的分割了，在里面养着小老婆什么的。

当我借住到许家的时候，许家大院早已显露出一派破落的景象。大门前的照壁塌倒一角，砖雕脱落，粉墙斑驳，几根用柏树钉入地面的拴马桩却奇迹般地竖在那里，像不死的老人的秃顶，被人摸得红艳艳、光溜溜；照壁内的一片空地被人用来摆摊头，卖花生糖果，甘蔗荸荠，山芋片。

许家的大门可能已经关闭了一个世纪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说是见过许家开着大门的。死掉的人倒是说过，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到苏州，传出了一个小道消息：皇帝要看老尚书。当年的许老尚书已经卧床不起，奄奄一息，听了以后吓得屁滚尿流，结结巴巴地下了最后一道命令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点改

大门！”

“急啥，皇帝来了再开大门嘛。”

许老尚书摇摇头，在手心里写了个“改”字，不是开大门，而是改大门。

儿孙们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政治意义，因为许老尚书是被贬过的，不能再用尚书府的门第，弄得不好要杀头。

说上面一番话的人早已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相传而已。写文章的人只消用“相传”二字，就可以随意乱编。可是有一点倒是真的，许家的大门不像什么府第，没有门楣，没有金匾，没有高门槛和下马石，而是八扇长门一字排开，门上钉着人字形的竹片，是一种员外款式，江南士绅，说明他是一个所谓的普通老百姓。

当我住进许家的时候，大门内的三道厅堂都已荒废，没有门窗，没有朱栏，铺地的方砖也是有一块没一块，沙土一堆堆，那是黄狼或老鼠的洞穴；雕梁灰暗无光，夜间蝙蝠栖息，蝙蝠屎洒满一地，庭中蒿草过膝，自生自灭。

许家大院的人好像已经忘记了还有大门，进出都由边门。边门是座石库门，确切地说是有条石门框而无门。进门的右侧是一方上有天篷的方砖地，早年是为了停轿，而后是停黄包车，而今是放自行车的。左侧是一条五尺来宽的备弄，弄长三百五十米，直通许宅的后门，把许家大院左右平分，一边是正房，一边是别院。备弄里永远是黑黝黝的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，只有别院空庭的漏窗中透进一点光线。

那别院颇有生机，比起上房来更富有人间气息。每座院落各不相同，大体上都是三楼三底，黑色的庭柱，红色的栏杆，广漆地板。楼下走廊通边门，门内是灶间和佣人们居住的。每座

院落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庭院，鹅卵石铺地，几座湖石，几根石笋，花坛内种着牡丹、芍药，两边旁有白皮松和桂花树，正面的粉墙上爬着蔷薇，春风吹过时很有闹意。相传，这些别院当年都是二姨娘、大小姐们居住的，颇有点大观园的风味。不过，大观园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写出来的，他可以把这个院、那个馆随便拉开距离，可以开河挖沟，堆山叠石，反正是只动笔不花钱。许家造宅时就没有这方便了，苏州的土地金贵，只好把六个院落依次排列，门都开在备弄里，那门上虽然也有砖刻的雅号，什么“幽兰”、“秋谷”、“听春”、“碧雪”……可是许家大院里的人都把它叫做一号门，二号门，三号门……好像是牢房号子，实在有点大煞风景。

喏，这就是许家大院大体的情景，详细情况容后再禀。

公元一九二五年阴历的三月初三，三月三，好日子，许达伟在这许家大院的红楼上呱呱坠地，当然不是坠在地上，而是坠在一个满月形的红漆木盆里。许达伟，好运气，生下来就是当年许家的长房长孙，是许家大院优先合法的继承人，所以说许达伟生下来就有房子，而且有数不清的大房子。

## 第二回 许家大少爷

我很欢喜许达伟，也很佩服许达伟。他比我大三岁，一九四六年我读高中时他已经是大学二年级，许家大院里的人都叫他大少爷。那年头我见过很多大少爷，可是和这位大少爷相处时却不感到他是个大少爷，只觉得他是个有才华、有理想、有作为的时代青年。那时代的青年学生有三大类，我是从穿着上来分的：

一类是西装革履。尽管那西装并不挺括，也许是从玄妙观的地摊上买来的，可我认为都属洋派，英语都是学得很好的，踩了你的脚都说 sorry，不说对不起。第二类是穿美国茄克的。那茄克不是呢茄克也不是皮茄克，是黄咔叽的美军军服，是二次大战后美军在远东的剩余军用物资，通过善后救济总署发到学校里来的，差不多的学生不肯穿，也有人穿了自认为很神气，甚至冒充青年军去看白戏，因而被同学们称之为“流派”，意即有点流里流气，或者说有点流氓嫌疑。

许达伟属于第三种，他的穿着不中不西，中西合璧。外穿一领长衫，内穿一件塔夫绸的中式衬衣。那衬衣的袖管很长，足有三寸卷在长衫袖管的外面，好像为那蓝布长衫镶了一道

白边；他的下身却穿着一条笔挺的毛料西裤，一双擦得雪亮的大英皮尖头皮鞋。此种装束最能为当年的知识分子所接受，从理论上讲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，民族传统现代意识；从表现形式来看是既无传统之陈腐，又无新潮之轻浮，看上去倒也很美。特别是许达伟，穿上此种服装别有一番英俊潇洒之气，用现在的话说是很帅的。因为许达伟的个子较高，眼窝很深，前额耸起，一头长发既不蓬乱也不油光滴水，也没有烫成波浪式，梳成飞机头，而是十分自然地一个弯曲，覆到脑后。由于动作，那长发也常常披到额前，遮住了半个脸，许达伟也不去管它；可当他抬头看人，和你说话，或发表演说的时候，他便昂起头颅，轻轻一甩，突然间头发向后，面貌俊美，目光流溢，使得不少女同学都欢喜多看他几眼，对异性很有吸引力。

我每天和许达伟一起到学校，出了石库门以后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。他右手拎着袍袂，左手夹着一大摞用书包带缚好的课本。那时候的学生没有书包，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就在于谁腋下书摞的高低。当我们俩走出前远巷的时候，见到我们的人眼睛都发亮，特别是那异性的目光盯着我们行注目礼。许达伟神态自若，不时地把披在脸上的长发甩向脑后。我心里明白，所有的目光没有一双是照顾我的，对我简直是不屑一瞥。我头发蓬乱，一件蓝布长衫洗得泛白，一双回力球鞋在弯折处早已钉了两块皮，和那硬底高跟的大英皮皮鞋简直不能比；仅此一点就矮了一截，走起路来就不能有声有色，只能是无声无息。可我也不顾影自怜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注意我，好让我把所有的人都看个仔细。

我算是把许达伟看仔细了，越是看得仔细却越是摸不透。他衣着考究，倜傥风流，有时候还欢喜出点儿风头，和那个时